江陵的古风

□ 樊星

江陵这个地名,因为李白那句“千里江陵一日还”而闻名古今。而且,这是多么富有画面感的地名:在滚滚长江边,有开阔的丘陵地带。又因为在汉字中,陵与墓常常连在一起(陵墓),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也恰好成为历朝许多古墓的风水宝地。在江陵的八岭山郁郁葱葱的森林中,有众多的楚墓群和明藩王墓群,其中就有曾经称雄一时的楚庄王墓和明辽王墓。楚庄王“一飞冲天”“问鼎中原”的故事充分展示的楚人之狂(正所谓“楚狂人”),早已为人熟知了,而明辽简王朱植从北方改封荆州,也与那段靖难之役的动荡故事有关: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曾有借朱植之力制衡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也是建文帝的叔叔)的谋划。不想朱棣后来凭武力夺了皇位,朱植当然受到冷落,因此被贬到荆州。他经此劫后低调处世,移情诗文,终老江陵。在宁静的辽王墓前,我忽然想到了明朝大兴土木修建的武当山,还有钟祥气势恢宏的明显陵,二者都是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钟灵毓秀之地。其中,八岭山距离明显陵八十公里,距离武当山三百多公里。三处明朝文化遗产彼此守望,其中有多少历史的玄机、命运的安排!再威威赫赫的王朝,也免不了争权夺利的悲剧;再高贵的身份,也经不住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风暴摧残。

江陵还有马山楚墓群。其中一号汉墓中出土了大量保存基本完好的罕见的楚国丝织品,引得古代服饰专家沈从文先生见后也激动得跪了下来!还有凤凰山汉墓中出土的西汉县官遂少言保存完好的男尸,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保存完好的长沙国丞相利仓之妻辛追一起,创造了考古史上保存遗体的惊世奇迹,那神秘的防腐剂至今难以破解。也还是在江陵,望山楚墓中居然出土了越王勾践剑,两千年深埋也没有夺去其闪闪寒光,依然锋利无比,其高超的制造工艺至今令人赞叹,而且难以复制。连同勾践的宝剑为什么会出现在楚墓中,也成了不解之谜。这些深埋在历史深处的国宝文物,弥漫着深不可测的神秘氛围,隐隐昭示着江陵历史的厚重与神奇。那些不知道还藏有多少秘密的古墓群,连同唐代诗人岑参的故乡岑河镇,还有荆州城内的明朝名臣张居正的故居,加上郝穴镇长江边那尊气势威严、逼视着滔滔江水的清代铁牛,都散发出浓郁的文化气息,引人入胜。其中的铁牛,就很有来历。按五行学说,牛属土,土克水(如“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之说),因此能镇住蛟龙。尽管遇上洪水泛滥时,铁牛也不能不望洋兴叹,可围绕着铁牛的种种传说,还是足以勾起思绪万千:土能克水,为什么历史上仍有那么多的洪涝灾害?水灾频仍,可又何曾窒息过人们治水的梦想?从大禹、孙叔敖、李冰父子、郑国的业绩一直到现代的李仪祉、当代的黄万里的殚精竭虑,都没有灰心丧气过,也都一直在奋力拼搏。同时,“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俗语不也是代代相传不绝于耳吗?就连三峡工程完成以后,水患得到了根本性的控制,不是仍然产生出许多始料未及的难题吗?……铁牛就这样为这座小镇增添了传奇色彩,也为江陵再添一处古迹。这尊铁牛还使我想起山西永济(那里有鹳雀楼,有《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普救寺)黄河边上的唐代黄河铁牛,那也是历代饱经水患的百姓梦想所寄。

放眼望去,江陵的山山水水,都因为那些星罗棋布的古墓群以及令人惊喜的考古新发现而平添了悠远的沧桑感。江陵因此充满诱人的神秘。富饶辽阔的江汉平原曾是楚国的腹地。洪水肆虐过,战火燃烧过,到而今,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展开了保护古迹、发掘文化遗产的事业,频传的捷报不断填补着历史的空白,也拓展着时代的视野。

当然不会忘记熊家冢。那里距离荆州古城不过四十多公里。仅规模恢宏的车马坑就长134米,宽23米,气势直追西安秦始皇兵马俑的车马坑。加上众多殉葬墓和大量精美文物的重见天日,一派王家气象惹人遐想(至于是哪位楚王,仍有待后续的发掘与揭晓)。这一带楚国故地不知道还有多少神秘有待揭晓。楚国的故都郢,就位于荆州城以北八公里的纪南城。楚国历史上曾有二十个王在此生活过,历时四百年,占楚国八百年历史的一半。众多的楚墓中埋藏了多少慷慨悲歌与绝望浩叹、英雄豪杰与昏君佞臣!从楚庄王称霸、孙叔敖治水、屈原赋骚、春申君黄歇叱咤风云,影响直达吴越之地,伍子胥逃难到姑苏,励精图治直至复仇成功,这些楚人的杰出代表都以出众的才情谱写出楚文化的辉煌篇章……而他们命运的跌宕起伏,又多么像有涨有落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楚人性情峻急,率真热烈,祭起神来感天动地,打起仗来山呼海啸,请起客来咋咋呼呼,说起话来也高声大气,行事全无温柔敦厚之风,也常常因为冲动失算而叹息、怒吼、呼天抢地。也就为此,上演过多少大起大落的英雄壮剧——从楚国八百年的熊熊烈火到清末湘军的崛起,再到辛亥革命的爆发、大革命的慷慨悲歌……而荆州不也有许许多多“洪湖赤卫队”的壮歌和“跟着贺龙闹革命”的故事吗?江汉平原,水网密布。按说这里的民风也应该如水一般柔情万种,可事实上,无论是抗洪,还是打仗,做生意,这里的人们都热烈、强悍、风风火火、至情至性。这就是“楚魂”吧!常言道:“荆楚饶劲士,吴越多秀民”。同为草长莺飞的鱼米之乡,荆楚常遭洪灾,人们在抗洪中历练出强悍的意志;而吴越并无洪水大患,因此民风也比较柔慧吧(尽管浙东民风也以粗犷坚毅著称,如“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这也许是两地民风不同的奥秘所在吧!

江陵在古代是一片广阔的天地。李白那句“千里江陵一日还”中的“江陵”指的就是古荆州。当时,他为什么不在宜昌下船而是到了江陵?是不是因为这里离他在安陆的家更近?而沙市的青莲巷相传正是李白住过的地方。那可能正好是他来到江陵的落脚地?不管是不是,“千里江陵一日还”为江陵作了最好的广告,就如同崔颢的诗《黄鹤楼》为黄鹤楼作了千古广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岳阳楼作了最好的广告一样。其实,江陵县城也一直就是荆州古城的别名,一直到1990年代末,才因为区划调整迁至郝穴。世事沧桑,区划多变。可这片土地上的山水、古迹、乡音、民风却没有多大的变化。厚重的荆州古城墙,高九米,周长十多公里,建于明清,至今保存完好,堪称奇迹。荆州古城墙因此与其他保存完好的城墙,如西安、山西平遥、安徽徽州、四川阆中和云南丽江等地的古城墙一起,成为国内现有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同时也是旅游的闪亮名片。登上古城墙,可以眺望城内的古文庙,那里至今屹立着古朴的棂星门和气势不凡的大殿。紧邻西北城墙不远,可以看到建于明代的太晖观。那风格古朴的道观中,也曾留下了一段动荡的历史悲剧:明初朱元璋十二子、湘献王朱柏在此建造王宫,规模宏大,“雄甲荆楚”,却因石柱上雕刻有盘龙,被人告发有僭越之罪。建文帝派人前来问罪,朱柏急忙改王宫为道观。却最终因难以自证清白而被迫举家自焚。他的梦想和自焚都堪称狂放,可与楚庄王“问鼎中原”、屈原“问天”、伍子胥鞭楚平王之尸、申包胥哭秦廷七天七夜、张居正改革引发反对派群起反攻一起,成为“楚狂人”的证明,尽管,他的祖籍是安徽凤阳。正因为在楚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也就赋有了楚风之狂吧!而在王宫改道观的轶事中,也体现出朱柏笃信道教的情怀。在这一点上,他和朱棣、朱厚熜信仰相同。可他也许不会想到,一怒之下的自焚,也会一直为人铭记,令人感叹。

到了荆州城南门,还可以看到一座关帝庙。那里据说是关羽镇守荆州时的府邸故址,“威震华夏”“忠义千秋”的匾额令人联想起关羽也曾有过的英雄事迹,由此还可以想到离此地一百多公里的当阳玉泉山“汉云长显圣处”的石碑(据说那是最早纪念关羽之地),而当阳长坂坡也正是当年赵子龙大战曹军、张飞怒喝断桥的故地。距离长坂坡不远的麦城还是关羽败走、落难之地。就这样,文庙与关帝庙、太晖观彼此遥遥相望,都在古城墙的怀抱中和谐共处;而荆州城与当阳古战场也隔空相守,默默呼应。更有那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青石板路,温馨地联通起一条条古街、一个个小巷,安静得如同梦境,恍然间令人想起刘禹锡那首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便是江陵。这便是荆州。两个古朴又典雅的地名重合在一起,在浩荡的江风中,可以唤起多么悠远的沧桑之思……

故园春晖(国画) 刘书平 作

汝今能持否?能持!

□ 高晓晖

不久前,突然收到钱家璜先生快递过来的《钱家璜文集》,文集皇皇12卷,包括诗歌集《荆江晚眺》,散文、小小说集《集上约会》,短篇小说集《夫妻趣事》,中篇小说集《征婚传奇》,长篇小说《洪湖恋》《红尘奇缘》《百鸟朝凤》《婚约》,报告文学集《决战决胜》,电影剧本集《樊姬与楚庄王》及45集电视剧剧本《夏英与程俊》、32集电视剧剧本《情爱依旧》,如此厚重,蔚为大观,令人叹服。

钱家璜先生是1940年生人,于今已八十开外,他有雄心将平生所著结集出版,足见他对文学的虔诚。多年前看电影《少林寺》男主觉远剃度时的画面,方丈问:“汝今能持否?”觉远答:“能持!”一问一答间,信仰的坚定,动人心魄。钱家璜先生作为虔诚的文学信徒,虽然没有行“受戒”之礼,但他对文学信仰的持守,全然不输于“受戒”的小和尚。钱家璜先生有一篇文章,叫《走上文学之路》,回顾了他“从小酷爱文学”的历程。他中学阶段,就在煤油灯下读完了《红楼梦》等文学名著。高中开始尝试写作,他据真人真事写成的《老彪》《黎红》在全校作文竞赛中获奖。并且,他还做了学校文学刊物《月季花》的主编。当作家,已经成为了他笃定的“人生理想”。本来他想报考武汉大学中文系,阴差阳错,却被湖北大学经济系录取。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文学阅读。他对中外名著一一“拜识”,并且背诵诗词名篇400余首。钱家璜先生最崇敬鲁迅,他说鲁迅锐利的观察目光和韧性的战斗精神一直鼓舞着他执着于文学创作。他最早印成铅字的作品《车水谣》,发表在湖北大学校刊《湖大歌声》上。1964年他在江陵参加“社教”,搜集了大量江陵民歌“五句子”,《车水谣》即是仿五句子完成的作品。这期间,他已经开始尝试创作短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了。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九江市棉纺印染厂,在政治宣传科工作,发表了不少新闻作品。1971年他调回故乡江陵县。在县广播站和县委宣传部工作9年,虽从事的是新闻工作,但文学创作热情日渐高涨。1980年,他在《中国农民报》文艺副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乡渡》。并且创作电影文学剧本《荆江涛》被总政话剧团拍摄成四集电视剧《荆江情仇》。不久,他调入荆州报社,获得了更大的施展才华的舞台。他既做记者又做编辑。工作之余,文学创作也呈井喷之势。有30多万字的小说等文学作品见诸全国各大报刊。正当他创作风头正健的时期,他爱人遭遇车祸,头部重伤,飞来横祸使钱家璜先生一下子陷入困窘之中。当时他上有八旬老母亲,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再加上病情危重的妻子要照顾,此情此境,王敬东在《荆江儿子荆江情》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家务负担全部落到了钱家璜身上。下班铃响了,同事们大都笑吟吟地跨进‘温馨的港湾’,享受家庭生活的甜美与欢愉,而钱家璜却如同从一个战场杀向另一个战场,买菜做饭,缝补浆洗,抓药煎服……”

生活的困窘并没有中断钱家璜先生创作的热情。“我依然在文学之路上跋涉着!”钱家璜先生说。的确,他在1990年前后,先后创作了《春桂》《荷香》《夫妻塘》《天王寺传奇》等电影剧本,还创作了一批中短篇小说。1990年代初,他调任荆州地区文联副主席,并主编《荆楚文学》。再后来,他做了《中华传奇》主编,荆州市文联副主席。他发表、出版的作品目录在不断增加。几部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也相继问世。直到2022年,他还在修改校正他的电视剧本《夏英与程俊》。从十来岁到八十多岁,钱家璜先生的文学之路经历的是七十多年的漫漫长路,尽管人生境遇多有顺逆,但他自始至终初心不改,执着于文学,不放弃,不懈怠。七十年笔耕不辍!

1987年,钱家璜先生发表一篇短文《抱鸡母赋》,他对“历尽艰辛,吃了大苦,耐了大劳,用顽强的毅力和自己的体温孵出了小鸡,无限忠于自己天职的大母鸡”“肃然起敬”,并且他由此“想起那在严寒酷暑面壁伏案的作家”,他感慨道:“人啊,人难道不应该有这种执着顽强的精神么!”2014年,钱家璜先生给小同乡袁丹银的散文集《浅吟流年》作序,序文的标题就叫《文学需要执著》。他在序文中说:“只要耕耘,必有收获。坚持不懈,总有成果。”“文学需要执著,执著成就梦想!”我想,像抱鸡母一样的执著与顽强,是钱家璜先生做人作文的真经,他几十年如一日,不断践行着这真经,并且,他对这真经的恪守与“能持”,的确令人肃然起敬。

扫地本小事,道逢同心人

□ 罗日新

多年以后,我总是会想起大学毕业要到大冶钢厂上班之前的那个晚上——父亲坐在饭桌对面,抽着烟,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明天上了班,你就是真正的成年人了,要尽快融入新环境。起码要做到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扫扫地打打水。别小看这些鸡毛小事,这代表了你工作的态度。”

那时候,我还不理解父亲所说的“态度”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是简单地愿意听从父亲的“社会指导”。同时,自己也朴素地认为,在一个群体里,年轻人就该是谦卑的,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是我们那一代人所受的教育,也是我们做事为人的准则。此后,不管是在工厂当工程师、销售处长,还是下海经商,我都秉持着这种处事哲学。

2022年的一天,我在我开发的天新花园的小公园里散步。此时正是深秋,很多叶子都已经臣服于大地,它们黄黄绿绿地铺在公园的草地上,别有一番美感。难怪当年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朱光潜先生,会制止学生帮他打扫庭院里的落叶。他说夜间看书,听到雨打在落叶上的“滴答”声,风卷起秋叶的“簌簌”声,比读任何写秋天的文章更有意境,那是大自然为自己书写的诗篇。如果有文人雅士看到天新花园的落叶,估计也会产生这样的心境吧。

落叶不但铺满草地,甬道上也是铺了厚厚的一层,我踩上去滑滑的,很容易摔倒。想到小区里的老人和孩子,我顺手拿起工人放在角落里的扫帚,开始弯着腰打扫。哲学家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仔细看来,还真是如此。每一片叶子的形状、颜色、脉络,连进入簸箕的风姿都不一样。不一会儿,工程部的员工听说我在亲自扫地,就急急忙忙跑来,嘴里连连认错,说着还要接过我手里的扫帚。他们大概以为,这是老板的微服私访,或者是强化自己下沉式管理模式的行为艺术,甚至是老板对他们工作细节不到位最严厉的批评。我笑了笑说:“没关系,不是你们工作失职,是我觉得扫落叶既可以活动筋骨,又是在向秋天致敬。”见我说得真诚,员工一下轻松起来:“老板不愧是作家,扫个地都能说出我们想不到的感觉。那我们也要向秋天致敬。”接着就有说有笑地跟我一起扫起来。

扫地虽然是一种平凡的劳动,其实跟企业管理也大有关系。记得十几年前,原冶钢集团总经理吴松还在广汽集团的合资企业丰田发动机厂任副总时,我们经常在各种会议上碰面。有一次,谈到他所在企业的文化,他对我说,虽然日本的企业管理者并非人人都是稻盛和夫,但他们非常重视企业管理的细节化。他所在的丰田,管理者都很敬业,对质量的要求更是一丝不苟,细节决定成败的思维,甚至渗透到他们的血液里。他们公司六十多岁的总裁,每天早晨都会提前一个小时准时到工厂,第一件事就是换上工作服扫地,借此了解各个部门的夜班工作情况。到八点开晨会的时候,他结合自己的观察和大家的汇报,形成判断,对症下药,不断出台提高效率、提升部门合作的策略。这情形,像极了《天龙八部》里的扫地僧,在藏经阁四十多年,对所发生之事了如指掌,别人对他的存在却浑然不知。

吴松说,这位总裁的行为影响了公司的很多人,他们慢慢学会于无声处把工作做扎实。始终如一有深入基层的意识,培养应对变化的思维模式,极力推进新的工作方式,在变通中不断进步,企业管理低调而有内涵。不得不说,这样的思维也间接影响了我,我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挂着“每天进步一点点”的座右铭,并把它“借给”我的小说《钢的城》里的祝大昌,还给书里另一个新型企业管理者俞钢设定“心动不如行动”的座右铭,都是基于这个故事的影响。后来,吴松由合资的丰田发动机厂副总升任广汽集团总裁,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企业管理的方法韬略也越来越多。但他认为对他影响最深的还是丰田总裁的扫地精神。尽管现代企业管理越来越强调各司其职,强调各个岗位的本位意识,但静观默察的功夫,注重初始环节和基础步骤的思维逻辑,尤其是企业发展壮大之后,不论国营还是民营,这种管理方式从来没有过时。

当一片片落叶翻飞在我的扫帚下时,我情不自禁地吟诵起《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我们的古人多么具有大智慧呀——治家之法中蕴含着朴素的管理策略及面对财富人生的态度。

现代人也许最难做到的是知行合一。或许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我们都懂得“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道理,懂得细小习惯养成的重要性,懂得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从身边小事及时“三省吾身”的重要,懂得做事为人真心诚意的重要,但我们依然会忍不住在思维惯性里打转,依然会在某些关键的时刻忽略细节的提示,以致错过事情成功的最佳时机,依然会产生傲慢自大的情绪。就像人人都明白事父当孝,事兄当悌,但世间还是有很多人不孝不悌。在个人修为方面,我们总是知易行难。为何会如此?“心学”大儒王阳明说:“理一而已,人欲则有万其殊。”意思是说,天理只有一个,人欲则五花八门。王阳明心学博大精深,其“格物致知”“此心精明”的道理值得人毕生追崇和揣摩。在王守仁那里,判断何为知行合一,何为知行分离,最关键是要立志,只要一个人志向坚定,为着志向的实现树立百折不挠的决心,就是知行合一了。而这种“合一”,不一定非要此时此地,也有可能是今天的“知”与明天的“行”合一;也不一定非要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心念化为行动即是“合一”。但无论如何,“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很多年后,我暗暗叩问自己:“立志”是什么?无非是处事的态度。对小事的态度,对别人的态度,对自我定位的态度,对家庭的态度,对财富的态度,对重然诺、守信用的态度,对人生的态度,对未来的态度……难怪有人会说,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一切!

至此,我才明白,父亲当年为何会说,扫地打水这样的鸡毛小事代表了我的“态度”。而父亲以自己半生的阅历总结出的朴素道理,我真正参透其中深意,也用了半生时光。我们父子阴阳相隔多年之后,如此这般的方式“道逢同心人”,真是令人不禁思之怆然又心胸为之大畅啊!

马兰

(外一首)

□ 万晶琳

“你愿不愿意隐姓埋名?”
点头,便要出走一生
有一位父亲突然消失幻化成无穷的数字
有一位母亲突然消失隐身于神秘的邮箱
有一位爱人突然消失闪烁成不灭的灯火
有一个孩子突然消失定格成永远的少年
十万平方公里不开口只开放的马兰花海
见证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
惊天动地

库尔勒

舟自沙漠起航
桥自红柳根部生长
河水自骆驼刺丛蜿蜒
楼厦自巨峰坚固怀抱拔地
站在甘甜之上 用新笔
写一行旧诗
写诞于荒漠的边城
写覆盖昨日的今天
写我们的一见如故
写你们的改天换地